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藏碎金録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法藏碎金録卷三

宋　晁迥　撰

論語云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詳義理謂孔子絶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意者常人師心狥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者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者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

者我謂身也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和光同塵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予於四者似得百分之一每希馴致其道未嘗縱心所欲此近無意昔仕宦之日不苟求進用此近無必友交汎交不偏執一此近無固好為文立理而無所自衒此近無我因思儒宗孔聖四絶之德比夫釋氏經教有陳大乘四法大乘四行同歸善利抑亦何殊哉予今又以四絶之德各以其類分而合之

其一其四無意無我混而爲一以屬於内其二其三無必無固混而爲一以屬於外内習出世之法事事無意無我外順世間之法事事無必無固若能觸類融攝果決盡然此爲樞會可目之曰無礙法門矣

白樂天有詩云慙將理自奪不是忘情人竊思理奪二字正是予切用之法夫御世之道求理而已出世之道理可廢乎以理奪情率由智勝以理復性率由力勝若能智力兼備理性相符眞學指歸曲盡善矣

達摩說大乘四行其三曰無所求行予甚慕之奈何廹於情累未能免此雖求之在我而可否在彼既或應或違須無固無必因别持一行勿以順逆自起忻恚自爲所求無固必行

梁氏刪定止觀第一内有說云意之所起即修三昧謂之覺意三昧行者心數起時反照不見動轉根原故名覺意又窮諸法本皆由意造故以意爲言端未對境覺知異乎木石名爲心次心籌量名爲意照了分

別名爲識如是辯別墮心想見倒中予讀此一科愛之重之尤喜精要因而崇重其名立爲一法以備自修目曰覺智平意識法門凡有意識所起卽時以覺智平之而自斷曰教中說身心於真性皆爲幻垢則表意識諸念又屬身心之餘事乃是重重疏遠之妄顛倒之見不知此理則無智者也既知此理豈可與無智之人混同汩没當觀意識是眞我之賊來卽殺之不復容縱在我明鑑利刃而已

昔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因而發歎謝絶塵寰又老子有日損日益之言予漸老矣夙好棲眞禪寂而鈍根重障既不能速成圓頓之理若不策勵精修勝進更俟何時乃約已而自立損益二法門用爲入道樞要但省已不當復爲者一一而日損之憂恚二病居先也省已即今切用者一一而日益之明任二妙居先也自出於心固難縷述

楞嚴經中所説如來命文殊師利法王子較量二十五

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陳從初入道法門何者最為圓通令將來學者易得成就時文殊辨白最許觀音聞中入流圓照三昧其對佛偈中有六句云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予愛重此法形於贊詠多矣又獨聞靈響殊常清妙凝聽融怡乃是天賜神奇吉祥助發樂欲俾成大事因緣也何慶如之自今了達天時人事世態物情徃古以來不可齊一但委順而

過勿介於懐凡諸魔境我當以觀空覺妄之智平定於外唯此佛境我當以閑和攝念之力修詣於内決定不退轉不復别求入道法門也

予嘗作心禱六符詩云恬和端潔及虚明六妙均融道法成願考此祥皆冥契不求知巳浪傳名今復追解其意意欲巳心恬静和暢端貞潔清虚白明了妙妙相應若得心之體用如此畢備不必廣求禪學之法亦不求衆人知巳也

白氏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消盡平生種種心予因此語曉悟學空之理乃是無礙法門何以故夫學人有明智有果斷諦觀在外隨時過去者事事盡空不執其事則身無礙也在內隨時過去者念念盡空不執其念則身無礙也身心外內無礙無縛更去何處别求觧脫譬如雲翔之鳥在空中自然自在人若不能以空破有自取罣閡乃是凡愚知見於巳有何所利所以佛許須菩提解空第一斯人足可景慕若能於

空不著空此又妙之又妙也

衡山石頭希遷大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予知禪家問答有兹體勢最為切當予能觸類適變則而象之設使有人問予如何得心地清凉當答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何得心地安靜予答曰誰令汝煩動予非但能學其語類又能悟其法意直臻要妙之處蓋明一切煩惱起滅只由於

已已能照了諸法性空不以為礙便是菩提涅槃之
體用豈待如來慧以三昧必無此理智者當如是解
勿與愚人混同也碩此法至簡至易其如知之者至
少行之者至難矣
今自清審决擇居常進道之功莫若齋心服形收視反
聽退藏於密直在其中住無所住得無所得堅久之
志日復一日其餘法塵煩動亦宜稍稍休息矣
國家法要則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子因擬之而立言

曰身心法要則有任真勿貳去邪勿疑二者大同唯改一字而已

學法之人或未能深入妙境但且師老子之日損莊子之鞭後蘧子之知非顔子之改過若能致力悉備自然暗合于道

子今申明圓覺楞嚴二經之旨趣夫圓覺經一味精純要妙専說心起之真妄悟修之頓漸以利鈍根故分辨學法之次第楞嚴經於真心正法之外又說種種

事相有邪有魔有升有墮令人曉會不至差殊

梁氏刪定止觀第五內有語云若善修三昧道力所持何罪不滅何業不轉予於此法素有信心樂欲每覽如是語句令人倍加策發

即此第五卷內又有語云夫慧解真正則不為諸相所惑然後鞭心入理業不能礙若本無解心又發意邪僻見相生愛則魔得其便入示吉凶生為鬼禪死墮鬼界必然之理也予知有一類之人多作此見是思

引證為戒因復采而書之

又有語云當安忍內外諸障使不滯礙又不起法愛自然流入清淨之地得無上報得自在業返本還源智照圓極故名無上普門示現無往不應故名自在予愛斯言蔚為妙法若能詳求其理力行其道此可足用何勞博訪空談

又第六內有語云夫幻術法猶能變轉示人亦如流金結氷變化不一定力所轉理固宜然予因思入道至

論必須致力但無為與有為異耳

天時之順序天文之垂象本乎天也據理則有常而或有不常人身之安否人事之得失本乎人也據理則有常而或有不常是則常中有不常古今如此亦可以為大常矣予嘗為安處大常略論今復意及而書之姑務修已此意乃自然而然也

予嘗自作禪門法語四言五句二十字云正修行心以破為修以住為行非正修行其心反是

周易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又後漢書西域傳論佛教云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此皆儒書正經之疏正史之語該説所及證據公矣但以內外之法理難相參故各行其教焉後人更相排斥未為通論

人有所作之夢洎至明日或有忽然聞見與所夢相應

者世俗謂之觧夢吾因此似得二理一則表事有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必若澄心至清則能知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吾有一事終未曉其由嘗與人對談或至一處所忽然記憶有似巳曽如此言巳曽如此見倏然復忘之耳自壯歲及老年相識故舊歷遇五經及第人于澈直集賢院范貽孫知制誥路振此三人亦說其事與吾暗合因追思而記之

孔子罕言命與仁易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竊詳命者正是佛書所說理性之法也人鮮能及之又仁為五德之首正是佛書所說能仁之事此亦人鮮能及故皆罕言非全不言也又對門人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為力行世教不欲言人所不及之理非不知也達識之士宜體至聖容意

今為已立法者二夫處世之法如謝鯤之率性也推理安常而已出世之法如阿難之迴心也息緣反照而

已

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邊虛空覺所顯發予今引此二經配而明之蓋言見空見色皆不離覺性之中也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為障礙故般若心經云空即是色蓋言但有空相空即色也色即為其障礙矣

予嘗獨斷以其無為而大者謂之道有為而小者謂之術道之神妙無為而自然也術之神妙有為而精至

也學其道者可名道士學其術者可名術士道德技術不可同日而言

古人有云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乃姦雄之魁圖取之志大也予別有語正與此背却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勸仁智之士趣受之理大也又云寧天負我無我負天此則但信福善禍淫之格言勿疑其應與未應也

昔子夏唯學素王之道而義與利交戰於胷中終義勝

而肥所學之道必成也今予兼學法王之道而信與疑交戰於胷中終信勝而喜所學之道豈有不成哉沖虛至德眞經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注中所解之意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予謂臨世間之法固當如此如此則事濟而不勞矣又貫休寄山中伉禪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其詩意謂舉世之人被心所役使而伉師獨能制服其心也予又謂學出世之

法亦宜如此如此則道成而不悞矣

了三空之盡空知一眞之至眞此大觀也即時而萬念都息此大止也若能練之純熟道學成矣何必更尚多談妄求異見哉

人所分別者名相也不可分別者體性也若能不著名相而直歸體性者何諍論之有

經教中說一種外道作無所有想如兎無角謂一切法亦復如是經教中又有說未得謂得名增上慢予觀

今之談禪者多云知之則已更何修也故鄙其看經論求方便者以為滯於名相予謂執此見者可惜悞人深矣譬如以兵力討賊兵力勝而賊退然後罷兵理之常也故法要有云如人入賊心不决定不能破賊破亂想軍亦復如是修行致力其喻如此吾輩看經論詳求旨趣以濟覺力又不得與課數希洪福尋文起狂慧者一槩視之也

予今集諸經妙言貫而為文共成四句曰求自然智住

無礙行成不壞業名決定相

古語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予以為尋文好禪不如坐而進道

止觀論有云帖帖安穩楞伽經有云上上升進此二者皆謂入道之相也

道家流謂黄庭内境曼超外境予以為尚屬有法未出幻魔之界豈知夫自覺聖智空寂靈明絶妙之境乎若有悟四相之非我知一真之大同始可與言此境

矣

榮啓期自云有三樂予觀乎域中象外別有三樂焉聲色之樂樂之下者也名教之樂樂之中者也禪寂之樂樂之上者也

予但得宴坐之室靜日涉之園幽分恬智以均和合端虛而進道養太和之氣棲天真之心適我願兮無出於此

常安了了之心常合深深之息諸念不動靜勝而樂斯

入道之妙門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注云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予詳大意人好橫議分别道家所忌當息其言奈何所見各異禀於自然固難一揆責之也因思辯是與非唯有涖官為政分曲直之訟事國治家成規誨之道如此則明是非可矣若或真學之流閑談之際未能頓絕商確評品斯亦有妨道行者也左氏春秋云人心如面焉盖言各各不同不可齊一爾若也須

責人心之非令皆歸於是斯則何異須責人貌之陋令皆同於美乎自今力戒此事為吾日損之一

夫學道之人若能無事靜居清心調息雖云宴坐羸得養生故圓覺經注中說道塲修證之法有云遇善境界得心輕安謂身心調暢輕利安和神與氣清支體柔潤予以為有此愛樹但令本根深固則枝葉自然茂盛也

予吏隱洛中之留臺忽踰六稔詳周易之樂天知命暨

莊子之安時處順省躬契理庶乎得其少分焉而燕居之際與令順子孫之隨侍者往往談道適意甚歡於世論則為福猶愛善慶有餘之故也於迦談則為累未到涅槃無餘之故也

權公之文有云精修密詣盖明修詣之功也白公之文有云陰利潛益盖明利益之德也教門功德其在茲乎

士有學素王之行行有枝葉學空王之心心無罣閡若

今冠以道號方可目為真君

予今指陳佛書之簡要者有二經焉般若心經圓覺了義經是也般若心經凡三百餘言佛為舍利子說人空法空破一切相遣虛妄之情盡更有何事予謂以正智為目見之而悟其理定其志而趣於道此乃妙法之心也圓覺了義經凡二十八紙佛為文殊菩薩等各說入道之門與圓成之性合更有何事予謂以淨行為足行之而還其原臻其極而成於道此乃妙

本之體也若人於此經中自足相資始終如一信解修證光嚴住持其人殊勝超絶不可稱量也

方内之教原情而立法方外之教原性而立法二教淺深有異内外兼濟若能和會而公共不以勝負而交爭然後臻乎大通也

予好涉獵内典研覃了義自謂種諸善根雖有之矣逮得已利則未能然

夫妙道非形器言意所能區别其有教門逐末矛盾交

爭者不出名利之場也試思未有書契之時孰分主宰而求勝乎

教文中有言云靈靈不昧了了常知此乃妙性之本體也又有言云怗怗安隱躡躡而入此乃進道之法門也若更習性未已而好多聞慱覽此亦於道無所損於智有所益也

予今年近八旬矣保身自覺安而輕澄心自覺虛而明養氣自覺和而清得法自覺真而精予有四覺覺如

此不問道之成不成

今之講師率多傳文之狂慧今之禪師率多傳口之空言唯有該明之士洞曉其理更不疑也

釋梵之書謂人屬地水火風終非堅久故破之耳本為破虛幻之身而歸於實相也老莊之書謂人稱聖智仁義終非純一亦破之耳本為破小善之名而歸於大道也方内之士多駭其言以為破毀身名蓋局見一隅不能會通至理矣

道經云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則約信相之源而因測周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則言生滅之法而未盡唯內典有一真靈妙三世流轉之說理最詳悉夫鴻明之士得意忘言然後可以心到

先賢有清畏人知者謂潔已而不求名也吾則妙畏人知欲進道而亦不求名也

先師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夫易者窮理盡性

之書也予亦晚而好讀上乘内典因而發為演勸筆
不停綴良由見其旨趣極陳理性之法曲盡其妙雖
設教不同而會歸於善是則區區力學不背先師之
道明矣教識洞鑒當以為然
古德有云前念迷是凡後念覺是聖予因思之或有人
念念不迷乃是以覺濟覺以聖繼聖者也若能守此
常覺之念深固長久日新無極者此可為入道之人
也

予於理性漸得會同之意謂出世定慧之均用如世間禮樂之相須夫禮勝則離故和之以樂樂勝則流故節之以禮予以爲定之過恐成於沉住故照之以慧慧之過恐成於動亂故制之以定禮樂相須然後盡美矣定慧均用然後盡善矣擬議二法出於陋衷內省吾心動不忘於觀照靜不忘於止息令自覺動多而靜少觀多而止少然不陷於邪觀惡慧昏住癡禪者也

教文中有言云薄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亦旣內省居常以觀照在念因自謂予心常在慧無有不慧時若於巳分言之慧者燭理之謂也定者忘情之謂也覺其燭理易而忘情難耳

夫枉道則心苦直道則身危守直道者所以甘於恬退而不爭趣捷之徑也

自顧旣老猶健視日影一分分一寸寸轉移不迴則所發道心亦宜一念念一息息常在止觀二法方是正

勤之功耳此事常已書之矣而復書之者惜日之志深也

予素尚禪觀日惜暮年天禧中乃固辭近職求退居散地遂得分臺於洛都與論以為勇退人之難事而予獨恬然以為甚易既而聞有吳中僧藴賢者年始三十餘幽棲嵩頂之石室不交聲利幾乎絶食屏迹宴息已越數稔如此孤潔未之有也予是以精進之志彌堅焉豈非天資其助歟因自喜曰起予者賢也始

可與言禪已矣

凡分彼我皆是妄心妙一真心元無彼我

浮生可見如夢幻泡影雖有象而終無妙本難窮謂真

信靈明雖無象而常有

古賢著書垂法心存利澤而後人務求言意之齟齬横

生駁議似是而非者余目之曰文訟

吾著文立意欲如國寶莊嚴為妙器求法練心欲如國

工鍛鍊成真金此比別欲不亦優乎

諦觀常情於彼虛名冗利有取無捨是以麤暴之勇明入死地而不顧姦偽之智暗踐畏途而不慮必謂至理無有勝於此乎

洪覆之内無數之人人人所覩各有一天地世界互不相妨若其法性歸真又不同分段之身自然混融攝入何有彼我哉

夫萬物有象皆於大道無象中生此則無為無不為之理故聖人之道貴混然無迹凡有迹者雖美善名著

亦未合於大道也

吾日三省吾心自知性之串習尚有悠哉之浮想事之違忤尚有憋然之小忿愛法成縛未免披文染翰之動作若能盡去此累吾亦庶幾於道而獲逍遥也

予於佛法中精勤詳練浸久浸深研覃會同往往有得因知人有兩種悟予謂小者智通大者神通且如古顔回之改過蘧瑗之知非及諸臨事見機覩書達理之類此小悟者易到葢由智之通也又有龐居士詩

云羅漢若悟空擲鉢騰空闕緣覺若悟空醒見三生事止觀論云憶三世事不忘名解脱無滅自然覺悟不同二乘名解脱知見無滅子謂此自得聖力而然耳維摩經中說富樓那為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謂富樓那言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法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諸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子謂此假彼聖力而然耳此大悟者難到蓋

由神之通也圭峰密禪師亦有言云迷時煩惱悟時神變此悟亦是神通之悟也予又思此大悟者已涉佛境六通之數其宿命通具如上說其漏盡通予因設喻以為漏盡通如月之除雲雲漸除而光漸出雲盡除而明盡現又如鑑之除垢垢漸除而明漸現垢盡除而明盡現亦如始覺小而有所覺有所不覺本覺大而無所覺無所不覺予剖析雖繁貴其理之曲盡矣

維摩經云舉足下足皆從道場来予因自思晝心夜心常遊法苑去

學道之人不能少思寡欲澄神定靈雖未得應圓覺之妙心亦可入楞嚴之外分矣

予詳華嚴經大意明法性圓通無所不至如教中說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之義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者也甞試論之譬如含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為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後為蟭螟非隨其形而減小本

性元一不變易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含法界以明一真之性本無分段區限矣莊子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嘗試論之斯乃人中之人也教文中有以竺乾古先生為仙中仙天中天也盖以仙人天人已在世人之上而古先生又於其中角立傑出尤為殊勝者也覆載之内中古之垠紛擾無筭形與名則煞矣以道以實求相應者則不可知不可見也夫人以幻化之身又常為虛偽之行是則表

裏非真重疊冐名而已深思其理豈不內愧達識公論當以為然

居常自誨撥去外事外物不用計著務置身心於安穩之所其有浩浩茫茫不能前知者無必然之理不當虛勞過慮耳莫若歸乎大委順誦無可柰何之歌而已矣

了了見一真之體如掌珠圓明悠悠覺萬有之空似天雲變滅

談賓有云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静忙不如閒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吉慶無事是神仙

繫心一縁文殊之妙徳入流亡所觀音之法門合此天機為吾日用能長且久得意忘言而况獨閑和焉又盡善也名决定相其在兹乎

一切凡夫皆是迷人内有廻心起信詢求妙理者此是迷中悟人也其中却有細分名義或空務對答流宕

而不返者此又是悟中迷人也若有悟而不迷此是
通人可以學道
吾甞獨斷名義夫非過非不及謂之中也事是理當謂
之正也此二字循名責實難矣哉
夜犬虛警不辨姦良而吠有之矣衆犬傳吠愈遠愈疎
夫昧道柬教響和流謗亦類此也
智人有求有樂有憂道人無求無樂無憂
寳積經云常行清澄微妙之法予因經意自立其法據

圓覺經有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静竊詳心凈即清澄之類也息調即微妙之類也今以緜緜之息合深深之心心凈息調日益純熟此則清澄微妙之法乃禪那之本體也

人之常情所慣習者當云習性而又云習氣者何也予攷莊子釋文有注云許慎云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予謂心常御氣而動故心順而喜則氣和平心逆而怒則氣結滯必然之理也性與氣同體故亦云習氣

多殺以恣充口腹者神仙之人目之為啄腐吞腥善佞以過求富貴者高尚之士比之以吮癰舐痔視其美惡何如哉

予於觀慧大略已知物本無物當復道之混茫空中不空當入佛之知見

莊子襍篇原憲之觧病孔子之辨窮通與凡情不同故聖賢適天均而不憂也吾輩靜而省已禀賦之性望聖賢絶遠幸而有禄不至於樺冠縰履藜羮不糝資

用之屬反優豈於古德足外有餘復何憂乎

純動者躁人也純靜者道人也動靜相濟者吉人也夫人在仕宦之途固難純靜即須動中息之以靜故白氏有動靜交相養賦莊子有恬智交相養言論語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予擬之而成句云動靜均均然後吉人

人多盛車服外修潔身之容鮮克尚道義内修潔心之行其倒置也率皆如此

老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予以為不離輜重則資用無闕也予亦終日居不離靜室不離靜室則虛極可致也每念爰從引退但覺恬愉位高金多畏官途之叵測息心調心淨宗禪學以彌深人不我知茲唯自得

蠶之有絲絲染成色色之明暗由工之力人之有思思作成德德之吉凶由已之識

憶歷觀羣迷趣向背一真無有之鄉營四海他人之事

智者獨斷豈無親疎

予自思之日日深窮天理廣立文意終是分别名相營為事迹不如静坐息心也

若欲貫人天而膺福報必在乎陰德密行清心素節圓滿具足而已矣若欲超色空而入佛境必在乎大止妙觀淨定真慧圓滿具足而已矣悠悠之説何假多云

予有四句雅言中含八字深旨上智默而自識中智説

之乃知其言曰欲得保身道訣莫若閒靜介潔要知
出世禪功無如照收凝融
事不師古匪予攸聞心閑道尊仰高風於疏傳名遂身
退遵格訓於老聃非云自矜是足為樂
常患禪宗所說名相階差頗多繁細卒難湊泊一日忽
自悟焉此是漸門權教譬如病有多方故藥有多種
罪有多名故律有多條若無病無罪何用藥律夫大
禮無體因思大道無為大法無說何必須在分別名

相企及階差乎但自守一而已一之之義亦不能更煩解説唯空無二當自契焉寳積經云求自然智破無明殼吾其庶幾

趨捷徑者悞涉穢地足之所汙心無再往素所更事心之所惡不當追思亦復如是

佛書説生老病死人所共有夫生死二者今不復言嘗思富貴多欲之人乃至清淨不惑之士於此四數之中頗見各闕其一富貴多欲之人頗見有病而無老

清淨不惑之士頗見有老而無病較其得失何如哉

予好和會經旨發明義趣竊以為佛書所云正受者有類毛詩云思無邪左氏春秋云弗納於邪也又以為物我如如定之體也吉祥止止慧之兆也若執膠柱則同面墻

般若心經所說觀自在深般若見五蘊皆空華嚴經所說菩提心如快箭破一切苦的學法者若能如是解孺子可教矣

麟之獨角則居瑞之首人之獨覺則居士之上獨覺表自然之智獨學失外奬之益獨之名理有所不同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意才美如周公猶不可驕吝而况不及者乎故孫叔敖位益高而禮益恭禄愈厚而施愈博所以三相楚而無罪者不驕吝也

覺之一字予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也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靈凡有自身之所觸無不知也二者覺悟

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三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覺名曰俗覺一凡一智後一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予嘗窮理盡性自問真性之理根本如何自答曰無邊法界真空性又問即今之心如何又自答曰有限凡軀妄想心

世間法出世間法皆以酌中為妙且夫禪門之理大約心要不勞用意除滅妄想但覺塵念所起勿復恣其相續而已亦如敵人侵疆不可窮追盡殺但禦扞之勿縱其深入吾地而已事上亦然上之所欲不可斥言干忤必不能止也徒以自觸禍機但不將迎求媚而已

儒家言百行道家言三千功行佛家言萬行大約舉其衆多之數今詳楞嚴經所説乾慧地十信十住十行

十廻向四加行十地等妙二覺共五十七心足矣
或問予佛之功行如何予對曰能除百千萬刧障頓起
五十七階心
白氏有詩句云夢中說夢兩重虛今畧就改別作上句
云影外影爲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白氏又有詩
云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予又擬之別
作兩句云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
學道之人深入妙境仍不得起見解之礙譬如燈以照

暗燈且不言其功湯以消氷湯亦不見其跡此喻親切者也

圓覺經注中述禪那處言心息之相依南華經注中述心齋處言氣性之自得妙理同也

莊子注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予因觸類而言之曰凡非實相皆夢幻也

儒書論語云君子無所争又云君子矜而不争禮記儒行篇云道塗不争險易之利冬夏不争陰陽之和道

書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云夫唯
不爭故無尤又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
云善勝敵者不爭又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云聖
人之道爲而不爭大矣哉古先聖哲垂不爭之訓丁
寧周至也如此予今更引佛書和會發明𢯱金剛經
須菩提言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僧肇
注云須菩提得六萬三昧無諍最勝善防衆生心不
與違諍也予以爲須菩提解空第一旣能洞曉萬緣

虛妄自然不肯爭空其心大定故名無諍三昧竊詳三教之書大畧同矣夫學法之人若能遵儒道書中不爭之言合佛書中無諍之行此一法首出於萬法也予於此法亦似得萬分之一爾

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則知愛法之心亦是塵也又有修行方便名為樂欲欲即愛也若非愛欲妙道豈肯歸心乎由有諸法助發愛性是故能令慧觀相續俟其勝進純熟拂去愛塵可矣智之通局繫乎人焉

學道之人但且用五勝之法亦可為資助之品矣此予自立名數謂令五者之力皆勝耳清勝於濁靜勝於動忘勝於思默勝於語性勝於情五勝習熟乃入道之漸門也

人倫生化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寒暑往來大瘧也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樗戲也作是觀者名為大觀

古人以義而死猶謂之得死所而況以道而退以吏而

隱辭劇就閒棲真養素適願自樂何以加焉亦可謂得其所矣

予嘗作四禪體要偈因再思之大約物理成壞勢數至四而極夫心念則生住異滅身相則生老病死器界則成住壞空此世間必壞之理勢數至四而極者也亦如四時之次焉禪定之功是出世間必成之理勢數至四而極亦復如是修行之人但準四禪而行斯可矣況華嚴論亦言四禪為佛境界不然者何以不

言五禪六禪乎

究觀其妙得二無礙法須菩提無諍三昧推為最勝外無礙也維摩詰不二法門貴乎深入内無礙也内外無礙可至於道因而又得三無之名次第愈勝謂無諍三昧無生法忍無上菩提是也

有故舊之交以予老退貧居憂其不足而問念者予對以不然夫資用有闕或可以求而致之也形質有闕必不可求而致之也不可求致者予一無所闕可以

求致者亦不甚闕其天幸也如此又何憂不足之有

夫鳥雀啄食疾視而遽起畏擊捕之患鴻雁啣蘆而飛以避矰繳耳人有冒禁行險多取致禍者雀雁之不若也

飲食味美太多則傷權利過求亦復如是

習乎定則當澄念不動如道經之云徐清是也生乎慧則當燭理無盡如易卦之云久照是也茍能如此其道成矣

在分段形軀盡生分別到虛無靈妙孰可思量彼我之情夫復何有

白樂天詩云識行妄分別智隱迷是非若轉識為智菩提其庶幾子詳識之與智同體而異用耳識是智之迷者也常尋妄境而生愛智是識之悟者也獨辨真理而有歸

詳究禪宗之法有想妄作入於邪見也無想癡定落於頑空也若以虛融之體含微妙之用乃合中道耳

論精深之理直須到此其或意幽語峻習為宗風者不必根究反致迷悶其間膠柱之瑟濫吹之竽抑亦甚衆焉

教文中有言云佛境界如又云魔境界如予因思之此以陰為魔耳正覺之念即佛境界也邪見之念即魔境界也固當同體但由人心正邪而已知其要者莫若破五陰之區宇復一真之本源則混并其二境矣淳而不敏則失入於愚敏而不淳則失入於猾愚猾畢

備其何以堪淳而復敏既靜且明靜明者定慧之異名寂照之根性也禪兼照了非守默之癡禪慧復澄凝非尋文之狂慧

凡一百二十八章

法藏碎金録卷三

法藏碎金録卷四

宋 晁迥 撰

證道歌云無罪福無損益寂寞性中莫問覔予嘗獨斷此謂真性無物廓然虗明究極三空何有一法罪福損益皆屬妄情若有横生疑惑謂其為善無福為惡無罪為學無日益為道無日損斯則悮矣達理之士必無此疑

古德有言曰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閙欲免心中閙但

知看古教子因擬之而言曰今人學宴坐不免尋思過欲免尋思過但知學宴坐

諦思内身外事因緣資畜統而言之都為我所悉欲如意理不當然設使皆然諒難克荷間以不爾却恐易勝有智之人宜乎消遣

予所趣動靜之境不越兩端趣動境志在内典愛讀鮮潔句趣靜境志在内身愛入清白處同志深者方明此說

凡諸有思有為倒置也却行也無思無為正受也勝進也名相分別則有異也理性臻極則無異也明智之士當知此法

金剛三昧經云無住菩薩聞佛所說一味真實不可思議專念諦聽入清白處身心不動予因援老莊之言配鮮清白二字所謂清者得非老子云熟能濁以靜之徐清乎所謂白者得非莊子云瞻彼闋者虛室生白乎但能到此徐清虛白之地亦可謂之入清白處

矣予又思宜作水月觀水月定令其心如水之澄清月之潔白亦可謂之清白處矣

白傅有詩云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此言定體之深者也予擬之別作二句云破暗用明明是用非明非暗即惺惺此言慧用之深者也

華嚴論云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但自了三界業空即是佛矣何必須歷阿僧祇刼然後成之乎予謂此說包含密意是權實相兼之教也夫久迷

忽悟悟即覺也覺即佛也一念成佛其理在此必要稱真合體理須有漸故以一念一日以言其始若能積久增多所獲法利即可知矣此乃實教也亦慮志弱之人患其歷刧緜遠直謂不可希及甘心永退故偏舉圓頓之説云不須歷刧所以奬勸之此乃權教也隨其根器俱可用之耳大士方便如此予之管窺亦李逸人之知音也

定如大空自然清曠慧如皦日自然光明均定慧以凝

融等空明之混合兹為内習何必多聞

吾愛後漢書中有清心釋累之言吾今行此四字而已

内澄諸念漸清其心外簡諸縁漸釋其累過此以往未能自知

人以一心而為靈道以一真而為體諸念雖異同是一心之縁起衆生雖異同是一真之法界所以千經萬論多說人空法空必然窮理盡性何彼我之有哉

善惡有報此決定理在陽之報疎而速在陰之報密而

遲敢告仁賢信而無忽

內修本真當如養雞成其木雞之狀是也外順物性當如養虎不以生物與之之類是也

密禪師語句云靈靈自覺元無物擾擾他緣盡是空又云勿認紛紛境唯觀了了心白少傅詩云一性自了了萬緣徒紛紛一宿覺證道歌云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莊子注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學法之人但自了悟靈明之心是謂本源所有念念

妄想皆是塵垢勿令染著久當證知清淨法身也

外身雖見而元無譬如水上之泡暫起而還滅也内身不見而元有譬如木中之火求之而可得也

此世界者釋教謂之五濁惡世然而不當厭之何以故夫煩惱者菩提之本根居此世界中若有智力明果照了練習可以學出世之法也不同在天逸樂因而自恣反淪墜耳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蓮花生於淤泥濁水之中矣

花有榮落果有甘苦木品之常也年有盛衰情有憂樂人倫之常也人若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偏曲在巳未離於貪

龎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予因擬之成四句云人愛貴而富我愛白而虛富貴榮辱會虛白吉祥居

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予知其理所以自戒偏邪之見華嚴經云深心不動成不壞業予知其理所以

務守堅明之志

人多忙中切於辦閑事我獨閑中切於辦忙事此理可以智識及不可以言說到

兩儀萬物之父母不能免寒暑成歲之怨咨二親諸子之父母不能免懲責成人之忿恨其理必爾自當釋然

予嘗自作兩句語云古今無始終虛空無邊際因看老子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語有似古今

無始終莊子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此語又似虛空無邊際予之語但謂時代方所無以窮也經文之語葢言妙道體用不能詰也

牧羣羊者加之以鞭驅其落後之行懲不及也釣巨魚者縱之以綸收其有漸之勢戒欲速也約已進道得中為妙韋弦自警理亦如斯

周易之樂天知命老子之少思寡欲莊子之安時處順釋氏之背塵合覺若能四者不失久而彌堅斯亦非

常之人也

佛書華嚴經中說六通謂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念神足通漏盡智道書南華真經中說六徹謂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徹即通也佛書則無以加矣道書之文予因更增其二云情徹為聖性徹為神聖屬於外外為世間之法也神屬於内内為出世之法也

一氣分而為萬物一真分而為萬靈萬物化而還一氣

萬靈復而合一真無數稱我以同為異仍計我所迷妄何窮

華嚴經云菩提心如快箭破一切苦的予因思漢將軍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其故何哉予以廣之前心是精誠果敢無分別不動之心也所以射而能入廣之後心是猶豫畜縮有分別已動之心也所以射而不入夫學道之人發菩提心若能真純決定如李

廣之前心此乃聖心又超彼凡心遠矣破一切苦的何難之有耶

予今於儒書釋典中各引一端之語可以包舉世間法及出世間法精要悉備曲禮云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此則東魯之教明古君子盛德之全者也維摩經云能善分别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此則西域之教明古先生妙道之全者也若能兼而有之則内外相應盡善盡美矣學者當知不煩縷述豈容

易而企及哉

內典甚深之道非與世教故為仇敵自是後人分彼我角勝負而云云也其實竺乾古先生理性之說曲盡其妙所謂窮理盡性之書焉試舉大意之簡當者且如世教中仁德本乎施濟而有偏恩之在私愛也謙德本乎恭順而有飾情之隅純誠也佛法則不爾行必歸於無緣慈言必歸於决定信包含衆善若洪溟之納細流混而為一其廣大有如此者慱聞洞曉之

士當以斯言為然

道佛二家各述心要其理之大小淺深余今又舉大端以明之道家謂心如虛舟委順而遊此屬於外外屬世間之法也佛家謂心如太虛觸境皆如此屬於內內屬出世之法也

妙道難說深學乃知必須盡破諸結等金剛之堅利不染五欲比蓮花之清淨受想行識如消湯裏之氷爽利虛明似得握中之寶若能到此可謂奇人

深於妙法之人當知方便門者是謂有餘說不了義真實相者是謂無餘涅槃無上菩提

予受諸佛語心上乘經旨得圓融之實覺六根混同發明妙之心華十方照了如斯如勝何以加焉謂之無上菩提信不虛矣

白樂天有詩其末句云窮通不由已懽戚不由天命即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已者省躬諒非難勿悶由天者天高難與言予因擬之别作八句云求位不

由巳求道不由天位即無以求道可使進焉且務由巳者巳能盡心源勿問由天者天髙擅化權又擬之别作八句云順逆不由巳喜怒不由他他即無奈何巳可存太和且務由己者克巳諒非多勿貴由他者他心是我魔

智悟不迷智有所見此名智人智人之心達理之聖心也神徹無礙神無不見此名神人神人之心圓覺之妙心也又言行相顧儒家之常德也理性相符佛家

之妙道也

儒家立一切法以為規檢目曰名教此於佛家門中有如相宗道家破一切法貴乎混一復歸虛無此於佛門中有如空宗若乃立一切法不礙真空破一切法不妨妙有幷包廣大唯佛法之性宗焉

予讀魏志見高柔所上疏有句云育精養神專靜為實頗愛此語因釆而書之

進道之方亦資外奬檢迹攝念二者相須自謂浮想猶

存且非邪惡分别名相未能頓除雖不及學禪精奪趣定之前令萬縁盡閉亦可比奉祭恭肅致齋之日唯祀事得行

東漢史論有言佛法云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所云空有兼遣蓋謂著有著空二俱為病故兼遣之也夫達道之人於有法中不同凡夫之癡愛於空法中不同小乘之偏局予嘗較量二病著有之病小而淺著空之病大而深何以故著有多慮或有發慧之

因免成斷滅之見著空定性而無適變之智遂失菩提之心故無上依經云佛言若有人執我見如須彌山大我不驚恠若執著空見如一毛髮我不許可予謂我見猶可柔服空見絕方便之行也

古聖經典大意頗同自是後人妄分彼此因看論語一科其有語句聯貫正是佛之智行矣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予以為默而識之頓悟之理也學而不厭漸修之理也誨人不倦自

覺覺他自利利他之理也何有於我哉亦如佛之真實語不以飾情而妄議也

憂與喜相參鍊成之福福必久也魔與定相敵鍊成之心心必堅也學道之士當知此理

維摩經云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僧肇注云芭蕉之草唯葉無幹予詳大意止喻人身不堅實也今又別得新意可喻人心亦不堅實往年自作芭蕉詩句云葉外應無葉心中更有心蓋言草木之葉無有長大於

芭蕉葉者故言葉外應無葉而又抽心其葉漸展復有葉從中而出故言心中更有心芭蕉葉展重重盡非堅實世人心生念念悉爲虛幻予以身心對比豈不二理俱然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

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凡夫之心常動而不住如來之心常住而不動如來之心有時而動動以應用未用雖動而本體不動如空中之雲雲動而空不動凡夫之心無時不動動皆過用未用既動而本體亦動如風中之雲雲動而風亦動退省狂言庶幾屢中

唐賢梁肅作隋智者修禪道場碑銘其序有云自縉雲至左溪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予據周易隨卦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其義明萬物皆說豫相隨不勞明鑒故君子象之鄭康成云晦冥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楞伽經云初中後夜當自覺悟修行方便圓覺經云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予詳肅之立言假彼文句而已予今引

二經之文以相配合方見向晦宴息之意

垢淨念無容起滅善惡事都莫思量内不覺其一身外

不知其天地予詳入道此語最親

儒佛二聖之道洞達本源者親矣滯泥末流者踈矣何

謂也儒門以禮樂為事禮在檢其迹樂在和其心斯

為儒門之本也夫惟升降揖讓之容采章形器之物

繁會節奏之音鼓舞蹈厲之狀以為禮樂者斯乃儒

門之末者也佛家以定慧為事定以復其性慧以神

其用斯為佛門之本也夫惟取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目之曰佛已疎矣至其虛飾土木濫布福報疎之又
疎斯乃佛門末之甚者也

吾觀世人擾擾營為不出循環之趣冉冉遷謝皆歸入
闇之塗因而作偈歎佛曰起滅心不停生化形無數
奇哉大丈夫自在空中住又觀生物無窮知一氣之
㝠造含靈相續見一真之常存有能深解來起予者
始可與言道已矣

觀二儀而爲始見一漚之初生指八極以窮邊分一沙而立界此中稱我不亦小哉

涅槃經云智者言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脩道中陰經頌云一意一念頃斷垢自不爲垢本勝於我墜我於三趣令我勝於垢滅汝入涅槃襄陽龎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貴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以此參詳吾當隨時少分方便增修斷在不疑矣

僧文詡所談云佛所說法不離五法三印若離於此即非佛說五法謂無常一也苦二也空三也無我四也涅槃五也就此五法分為三印無常苦空一印也無我二印也涅槃三印也予詳其說因而觸類解釋別立三法之名以濟其說三法謂之智力果也夫言無常苦空者破事相也謂世間事非常也是妄也非樂也是苦也非實也是空也若能見此三者予以為智又言無我者破心相也謂心本無我妄為主宰乃是

一真流散未得還源者也若事相破則無我無我則心相破也能破心相予以為力又言涅槃者事與心外内之相皆破則了無結使罣礙而快樂矣無窮自然之樂謂之涅槃獲此樂者予以為果其理相符至人信受故謂之印當法不讓於師幸勿責予管見佛書中有偈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予以自得因而擬之别作一四句偈云一切是非歎皆從外聽成我是厭聞者反聽存靈響

既而乘興求巳又飜成五言四句詩云汉視契無我

寘心合太虛消融浮想盡名曰小無餘

世間富貴之外別有出世富貴而人多不知且夫人之

身中元有無價寶珠若自認得以為巳用則所求如

意莊嚴具足此即出世之富也又若能了達自在不

被無明郎主恩愛魔王之所役使此即出世之貴也

此之富貴比夫貪冗利爭虛名自致憂勞悲苦者不

亦勝乎

顧已晚年味道逾至分别諸法尚多見想游戲三昧未

住妙境聊以自娱猶勝别勞心也

學法之人直須頴利便學最上乘法夫英雄之士圖王

不成猶足為霸馳騁之人逐鹿弗獲尚能得兎學上

乘法設使未成必勝人天之福

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予詳此

意有似維摩詰默然之義因擬之别作四句語云佛

何言哉一乘行焉萬物生焉佛何言哉予又詳孔子自比於天亦如佛之真實語不同人之飾讓情也

學法者得色空如一之心住凡聖平等之境是也若以此法為有有復為病

吾得聞中自然之音是樂也又得禪悅自然之味是餌也又得日新自然之智是過客也此三者與老子之說不可同日而言之矣

大乘經典中說信解修證之四法理勢當然予因思更

立四法以濟其用謂智志力量是也非智不能知非志不能求非力量不能成力量是二事此舉其大意若更細說又涉繁文

世間萬法皆以得中為妙乃至出世之法亦當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色界之内詳究其理夫不及者固不可也過猶不及亦不可也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四空之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

莊周之書雅士多讀而其所取不過潤彩毫之華藻資玉柄之清談而已予則不然别有所得詳其書中所述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静心明契釋宗之定慧與予同者復何人哉

列子所説人之身形性命皆非己有乃是天地委積和氣而生莊子所説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譬喻造化中偶得為人輒自矜而有我造化必以為不祥之人也因而思之更

若計我我所滋蔓無已一切外物逮諸權利皆為已有豈非重疊不祥乎

時情物態奔勢競利常理必爾不當訝之辟如祁寒附炎盛暑蔭樾人之所趣其可已乎

白樂天有詩云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予因擬之稍加增易别為七字句云色空辨相何妨道語默由心不礙禪

世間之法戒人貪多常宜知足唯有出世之法則獨不

然不許得少為足涉於增上慢而自貽懈怠之咎也

士所著文千章萬句皆以立理為本佛所說法千章萬句皆以明心為本事有體統可以類知至如才力之變態神化之應物亦各隨其作用矣

古人善別味者知黑白之鷰辨淄澠之水奇則奇矣有何所濟予知道中之淡為無味之味禪中之悅為有味之味較其優劣何如哉

古人有以故車輪為樵爨者或目之曰勞薪予謂此乃

無情之勞為人所用耳夫有情之勞為人所用又甚於此而終歸滅絶則同矣

般若心經者心是樞要之義亦如文之樞要者名文心律之樞要者名律心此則般若之樞要是為智心其末言神明等呪者盖明正法之語以破邪心之惑如彼禁呪之義耳故謂之呪予之獨斷欲人易曉

唐張燕公陳州龍興寺碑文云言語之不到者心識心識之不到者真如予今觸類窮理更增其句於前别

序事云文字之不到者言語因謂心識者真如之影也言語者心識之影也文字者言語之影也去道彌遠斯可知矣故輪扁謂齊威公所讀之書古人之糟粕耳信如是哉所以敏悟之人雖憑文字言語往往別得深旨又不可好奇自是失中過當反成見障也予又謂意為心影言為心響離真即妄終非本體若得道於言意之表此不同影響之跡也

學佛法之人要入無餘入無餘則其漏有盡營世財之

人常欲有餘有餘則其貪無極

陰物晦微影響睽兆不當疑怪過有推窮夫甚於此者尚不能曉至如日月之出没雷電之震耀風雨之飄洒草木之榮落究其所以果知之乎是則疑於小而不疑於大怪於少而不怪於多人之形軀亦是幻化若能悟此物物皆如真心湛然外境自謝

維摩經中長者子寶積歎佛偈頌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予詳其意盖以讃美佛心定慧闕

一理事混融成無礙之法界也因擬此別作二句以為自心量力所依之道云善思委順世間法於本真心而不動

白氏詩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心自由予因擬之別作詩云權要亦有苦苦在當憂責閑慢亦有樂樂在無縈廹

學古入官自知名宦視履考祥自知禍福勿萌貪欲之心慎閆姦人瞽者受其承迎誑惑也

吾重西方聖人大雄氏所說之理無超於此者形容擬議終莫能及今且以十字稱賛云此法廣大殊勝真正深遠要妙者也

儒書但說世間云為之事而節制之内典說人身心之理生滅去來曲盡其妙儒書不能到此慎勿以世間法比類而非之自貽聾瞽其實不可非也

古之高賢道充於内者物空於外是以一簞一瓢咼食任列於他庖一丘一壑天下不易其自樂世人情塵

厚重翳之不見其性而况至虚至静之中至真至妙之理霄壤殊絶何由能知

一切法師廣傳佛語以明設教到詳備處一切禪師直指佛心以明還源到簡妙處是故長者子實積歎佛頌云能善分别諸法相此一句法師之體也又云於第一義而不動此一句禪師之體也後人當二師之號不亦難乎

古之病人身變爲虎而食其兄者但聞牛哀而已孰不

驚異其事乎今之迷人恃權挾私肉視於人容易殺其非辜自矜竒特以取殊寵者有之矣乘勢睚眦以攄宿憾者有之矣斯則心變為虎也鮮有驚異其事者世情之慣習也如此噫身變不由巳心變不由天夫病者識隨形變本無害人之心止可同於過失若怙威枉殺有欲心以取寵有忿心以攄憾於理自斷

罪合如何報應影響非無至論

圓覺經句我記妙言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因知大覺豁

然性空不執身心有何挂礙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予因擬之別作四句語云雖能致位一品營利百倍不如四威儀中常進妙道

古德有語云戒生定定生慧有經文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此則戒生定之理也又有經文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此則定生慧之理也寂照含虛空又似經文云心精徧圓含裹十方予之管見也如此

摩訶止觀論云憶三世事不忘名解脫無滅又龎居士詩云緣覺若悞空醒見三生事予以為出纏在纒繫乎真妄之心也夫明静之性彌深者雖宿生事亦漸能記憶昏亂之情益厚者雖今生之事亦轉多遺忘考其物理固當然乎吾欲淥雪柔挺斷無疑也

一宿覺永嘉集中所說枝條念吾願學人無使滋繁李逸人華嚴論中說根本智吾願學人務令深固若能了悟此理是入妙用之門又若能得法出於意表迴

心遊於物初是登勝進之路

一宿覺云初修心人須識五念一故起念二串習念三接續念四別生念五即靜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為一念相應予以為照見五蘊皆空如服藥去病之始得其一念相應如覺藥勝病之初觀練純深心地安適又如藥力漸勝厥疾頓瘳

深於神仙之學者見衆人逆知未來之狀既哂且憫曰滿目紛紛無非行尸走骨深於定慧之學者見衆人

亦知未來之狀既哂且憫曰滿目紛紛無不隨心變

形夫行尸走骨在世之見也人皆可知隨心變形出

世之見也人不能知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為衆說法遂於坐上

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衆中

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其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

體相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即隱尊者復居本坐予因詳究今之像塔

頂上以銅為相輪必因取象於此

菩提者慧解能覺至明之因也涅槃者空寂成功至樂之果也此二者之名不離煩惱情根本性非同非異混然為一求之者不可捨動取靜避焚就溺道無不在在無所有但志於其妙不擇時不擇所自可洞曉馴致譬如頑鑛出真金淤泥生嘉蓮必然之理更勿疑也況佛經多說凡諸清淨國土人皆放逸不能修行不及五濁世中却有勇猛精進出世之力倍勝於

彼故古語謂南閻浮提為選佛場信不虛矣真學勉旃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白樂天亦有詩云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予則不然嘗思圭峰密禪師有語句云觀空直遣空於色解義須教解入神予每讀書詳味文理觸類而長唯變所適往往別得新意人患解少予患解多亦常以此為勞然而亦勝別勞心矣

吾觀大雄氏之智力虛明廣大如太清視一切妄想如

游雲游雲其能蔽太清乎解脫自在如象王視一切妄緣如游絲游絲其能繫象王乎妄相不能蔽妄緣不能繫智力如此所以謂之大雄氏懵然不知者乍聞斯言宜乎大笑之也

自始覺證本覺都名菩提得菩提者須有大智識失菩提者良由癡迷蔽翳局束滯泥也自初安樂至寂滅樂都名涅槃得涅槃者須有大志力失涅槃者良由因循放蕩鹵莽滅裂也若能學二心法去二心病此

人無敵於天下也

論者曰至人體道自然心無主宰予謂此言雖嘉其理未盡予别有二説其一謂世間之法其或人之多僻浸以成俗雖欲忿嫉規正必不能敵自禍無益何如卷懷此可心無主宰矣若見其效尤徼利風行草靡或爭先迎合有靦胡顏而我弗往朋從此則心有主宰矣其一謂出世之法一切妄縁不可不忘此宜心無主宰矣一乘真理不可暫忘此宜心有主宰矣智

者詳之可也

子於老莊之旨自得新之又新之理所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謂凡夫也至人則不然視於冥冥見夷中之有曉聽於寂寂聞希中之有和見可見非常見聞可聞非常聞天地不可同其曉天地不可同其和此以至寂而成至妙耳茍非其人安可與之交談哉

佛也者離相窮理反情合性之総名也夫人迷一切事本從自心悟一切事亦從自心起一切事本由自心

止一切事亦由自心佛心則悟而不迷止而不起了達深遠淨明純熟胸中大空不礙諸有萬行盡善神化無極其法如此何關外求

廬山歸宗寺慧誠禪師有答僧問之語云祖師西来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説不及此説予因默而識之推而廣之竊以為世人縱情背性未始覺悟故曰凡夫也智人明了至理識心達本知其佛是覺義見性見覺覺了真性便是佛也故曰見性成佛如師之言固

當不煩別說也

諦觀浮世凡諸人倫迷失一真如遂成三差別何以明之唐相裴休所著之文明菩提心體云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予謂從無出有自然含識始有差別之形一也踵事增飾因而辨等次有差別之名二也乘勢肆意極于私已又有差別之情三也轉喪鴻濛漸分罔兩如此三者滔滔皆是必使和會三差別同歸一真如不亦難乎哉或於萬萬之中

有一不以為難者不亦異乎哉

習定之光聞和之音自然而然天之義也予自謂神遊於光音天柬教之士無庸致詰

圓覺經威德章中有注云一切衆生壽命但為浮想任持予因擬之别作十二字語云一切世間名數皆是妄情交立

如來有出世智照了窮盡至聖悉備故推其法為大明咒如來有出世力奮迅超絶自在無礙故推其名為

大雄氏世智測度未可輕議

寶積經云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余詳此四諦之法並依次叙粗得指歸苦集二諦不必更說既云證滅復云修道余謂此是自體起用覺利及他亦如既云解脫又有解脫知見是也

諦思一真法界無始終無邊際自然神妙不知其所以然孰得指名而形容哉古今智人雖能窮理盡性立語言文字擬議而目之曰法亦為外事唯有忘情胳

合者是矣此一真散而為萬靈萬靈中秀出者目之曰人人中秀出者目之曰賢賢中秀出者目之曰聖聖賢之於一真太虛之電光也聖人之秀出者智力臻極而能歸合一真之源目之曰道天竺之語又名佛陀

予在洛中避暑燕居有風泠然而至因私語曰意隨無事適風愛自然清又閑看史傳難得文行具美者又私語曰予欲一見具美才賢西漢之文格東魯之儒

行正自不可得也

學法者舉要言之但學道家宗旨清虗澹泊佛家宗旨微妙寂靜如此足矣其清虗澹泊出前漢書叙傳第七十說莊子之事其微妙寂靜出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及大般若經中是也

佛書立法本乎性儒書立法本乎情道書立法該涉二書該涉佛書不盡復性之理該涉儒書不乢飾情之容

吾之所貴者三焉身貴安而輕氣貴和而清心貴靈而明三者備矣莫之與京何羨重重規冗利久久計虛名

教文中說大乘菩薩亦有出世貪瞋謂不以得少為足而乃直趣最上乘位有此貪也又訶責小乘之人智力狹劣不能如已超邁不羣有此瞋也予亦有在世貪瞋夫身緣之事欲得壽考且寧子孫逢吉有此貪也世緣之事又欲得除惡務本去邪勿疑有此瞋也

予知菩提者梵語也原其理具正徧知非世間覺知之知也涅槃者亦梵語也原其理得寂滅樂非世間悅樂之樂也

色即是空非無色之空原其至理恐人執色為礙空即是色非有色之色原其至理恐人執空為礙色空雙泯心境一如無纖塵可拂方是曠然了達

自念已臨大耋之年尚愛知新之學涉獵書記雍容藝文吟詠情性諧和律呂時或有作未能頓除蓋宿習

之使然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我知之矣我當既明且哲深根固蔕以保其身不取虛名也因復擬之别立五字句者二其一曰情與性孰親我亦知之我當懲忿窒欲割慈忍愛以遣其情自全真性也又一曰事與道孰親我亦知之我當息緣反照背塵合覺無營於事獨歸妙道也智之適變觸類如此覽之者以為何如哉

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注云得舊猶暢然况得性

乎釋文云暢然喜悅皃予嘗涉歷人事因知經旨信
然往歲使于龍荒回及疆埸遠望雄州喬樹目明心
喜故行程詩中有橋過涿水心先喜路入雄州眼更
明之句並經進御蒙降手詔優答焉是知望鄉歸國
猶得暢然喜悅而況還源復性合如何哉
後秦苻堅時有僧曰鳩摩羅什與佛陀耶舍接座交談
堅問何謂第一義二師相顧而不答意明不可以言
宣也予謂然則然矣若且隨時而答云元不動者是

第一義元不二者是第一義堅有道眼自可默而識之若無道眼必當隨答更問如是問答則無有窮盡譬如年長喪明問物之狀說其形象彼必知之若有初生即盲未嘗識物問物答狀其問何窮

吾常謂開示悟入雖假於道師覿綀薫修不由於朋執自宜為道日損見善則遷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是也予壯歲之前聞道流所說云學道之人目有神光耳有靈響予始志於道自耆年之後乃思勤而行之而於

澄神定靈有之矣未得精至將及從心之年而夜視或時熠熠有光又聞靈響未嘗暫歇歲久益清緊意其神靈澄定而光響彰聞理必當然難加異議

吾嘗究觀世人心念日夜所到境界大率不離於幻中分別幻夢中分別夢影外認微陰聲外尋餘響如此而已若要箇回心來知有深深處妙妙處空空處靈靈處但恐萬中無一設使萬一有知者若要箇必能觀照萬境起於一真而妄有又能止息萬念歸於一

如而大同但恐萬中無一

凡一百十六章

法藏碎金錄卷四